



绚丽甘肃

华夏文明之源

石窟艺术



SHIMO ZHONG DE MEISHUGUAN

# 沙漠中的美术馆

## 敦煌莫高窟

赵晓星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华夏文明之源

| 石 | 窟 | 艺 | 术 |



SHIMO ZHONG DE MEISHUGUAN

## 沙漠中的美术馆

敦煌莫高窟

赵晓星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漠中的美术馆:敦煌莫高窟 / 赵晓星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2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527-0218-7

I. ①沙… II. ①赵… III. ①敦煌石窟—研究 IV.  
①K879.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2181 号

沙漠中的美术馆:敦煌莫高窟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赵晓星 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杨继军

美术编辑:马吉庆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257 0931-8773149(编辑部)

0931-8773112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12.75

插 页:2

字 数:165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书 号:ISBN 978-7-5527-0218-7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华夏文明之源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 编 委 会

主任：连 辑

副主任：张建昌 吉西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强 王正茂 王光辉

刘铁巍 张先堂 张克非

张 兵 李树军 杨秀清

赵 鹏 彭长城 雷恩海

策划：马永强 王正茂

# 总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面和前沿地带，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历史舞台，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因此，甘肃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夏的“民族走廊”（费孝通）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和纵深。

自古就有“羲里”、“娲乡”之称的甘肃，是传

说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拥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地面、中国最早的绘画，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兴盛于距今 5000—4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以其彩陶出土数量最多、造型最为独特、色彩绚丽、纹饰精美，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达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约 5000 年。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不仅如此，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甘肃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亚、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形成了多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田澍、雍际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最终得以问鼎中原。周先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农牧并举、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对此，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后者“铸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原联系西域和欧、亚、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使命。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

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凉州（今武威）成为汉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张兵），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慨叹道，“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点在河西，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北齐所接纳吸收，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的危机之时，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实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隋唐时期，武威、张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自宋代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向南转移，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永靖恐龙足印群与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堪称世界瑰宝，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世界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馆”天水麦积山石窟、藏传佛教

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道源圣地”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威白塔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中国邮政形象代表——嘉峪关出土的“驿使”等等。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红色文化星罗棋布，是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现代文化闪耀夺目，《读者》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甘肃境内蜿蜒900多公里，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化。甘肃的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文化资源丰富度排名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总之，在甘肃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敦煌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多元性、包容性、渗透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髓，融汇着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要看到，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如何充分利用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推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成为甘肃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目前，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新路。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实际上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在保护区内完成传承、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是文化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是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统一。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抓住激活文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真正把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形式是多样的，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因此，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代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让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和过度开发。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护主义”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形式各样的价值，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辑实现现代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整合和发展华夏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活，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这是历史意识、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我们相信，立足传承文明、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编辑了这套《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丛书”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歷史脉络，充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节点，以此探寻文化发展的脉络、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历史演进的关联，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性，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将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神奇的甘肃呈现给读者。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联，“丛书”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民族与宗教、河西故事、敦煌文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河陇人物、陇右风情、自然物语、红色文化、现代文明”等13个板块，以展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丛书”将以陇右创世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让读者追寻周先祖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纵览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文明，踏入梦想的边疆，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古道西风，感受奔驰的马蹄声，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使团、贬谪的官员、移民擦肩而过。走进“敦煌文化”的历史画卷，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沙漠绿洲起舞，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打捞“河西故事”的碎片，明月

边关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处的一抹胭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简的惊世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寻迹石上，在碑刻摩崖、彩陶艺术、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走进莫高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长廊，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魅力。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系列，感受大地的呼吸——沙的世界、丹霞地貌、七一冰川，阅读湿地生态笔记，倾听水的故事。要品味“陇右风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奇，必须一路乘坐羊皮筏子，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然后再去神秘的西部古城探幽，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流光溢彩的民间美术、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霓裳羽衣的传统舞蹈。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在“红色文化”里，回望南梁政权、哈达铺与榜罗镇、会宁三军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封芝琴（刘巧儿原型）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现代文明”系列记录了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子之光、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星”。总之，“丛书”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探究华夏文明演变的轨迹，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立足学术背景，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故事的书写方式，力求使“丛书”做到历史真实、叙述生动、图文并茂，融学术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真正成为一套书写“华夏文明之源”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同时，为保证图书

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审稿，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年8月

# 目

## 录

Contents

- 001 引言
- 003 一、西域胡风半裸装——北凉
- 004 修禅的静室
- 006 神秘的供养菩萨
- 007 成佛之路
- 013 二、唯美的思惟——北魏
- 013 佛祖的前世今生
- 020 九色鹿的神迹
- 026 东方的蒙娜丽莎
- 031 三、中原西域两相合——西魏
- 032 本土神灵与佛教偶像的相遇
- 039 印度教神祇的到来
- 053 四、恬静的心态——北周
- 054 最多的供养人画像
- 061 稀有的画龛

- 063 五、东西南北大一统——隋  
063 浓墨重彩的密体壁画  
067 三圣刹心  
071 六、盛世的序幕——初唐  
072 美人菩萨  
074 莫高窟第一大佛  
075 盛世的杰作  
084 崇法的足迹  
091 七、短暂的辉煌——盛唐  
091 观音的慈悲  
099 莫高窟第二大佛  
101 佛陀的晚年  
107 八、繁荣的延续——中唐  
107 反弹琵琶  
113 安详的卧佛  
119 听法的赞普  
125 九、恢宏的制作——晚唐  
125 密室宝藏  
128 市井生活  
133 传法授戒  
139 十、画院的兴起——五代  
140 文殊的世界  
155 十一、程式化的悲哀——北宋  
156 弥勒三会  
159 十二、强弩之末——沙州回鹘

160	十六罗汉
163	尊贵的供养人
165	十三、融汇与创新——西夏
165	水月观音
166	清冷的药师经变
167	十四、夕阳的余晖——蒙元
168	汉密观音窟
172	藏密的奇葩
182	尾声
185	参考文献

# 引言

大约 1600 多年前，中国正处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敦煌是十六国之一前秦的一块属地。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就像当时许多僧人那样，不畏路途艰险，一路跋涉，从东往西参拜名山圣迹。公元 366 年，他横穿流沙，到达敦煌。历史没有留下他生死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只把他的名字与公元 366 年永远写在了一起。

乐僔戒行清虚，生性恬静，淡泊名利，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他同样未曾预料到自己会留下一段永恒的奇迹。366 年的某一天，他一路风尘，来到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前。此时断崖犹如鬼斧斜削，气势磅礴，崖下清泉流淌，河谷两岸，绿树成荫，莺燕啼鸣，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乐僔实在太累了，他顾不得欣赏如诗的美景，径直走到崖下的大泉河边。他俯身捧起清澈的河水，洗去脸上的尘土，然后喝了几口，顿时困意全无，神清气爽。

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竟然置身于一个世外奇境，天是那么蓝，沙是那么黄，树却那么绿，水也那么清，这里真是嵌在茫茫大漠上的一颗明珠。面对如此奇美壮观的景象，乐僔心旷神怡，禁不住向断崖遥拜。转眼间已是夕阳西下，落日在山背后放出奇异绚丽的光芒，与鸣沙山相对的三危山抹上了玫瑰色的红妆。乐僔起身仰望鸣沙山的断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断崖被身后的落日衬托得金光万丈，崖面上仿佛有千万尊佛像，倒映在大泉河水中。霎时间，一切都变得金碧辉煌，气象非凡，仿佛西方极乐世界。“善哉！善哉！”乐僔不由自主地连连高呼，“我终于见到万佛的灵光了！”

这么多年来，乐僔云游四方，一直想找一处清修的理想场所，寻求

佛法的真义。至此，他停住了脚步，他不仅找到了修禅静虑的一方净土，更领悟到了众生平等、道法自然的真谛。在乐僔的心中，天地万物，没有能高过这片断崖的：“天地万物，莫高此山！对，就称它为莫高山吧！”

乐僔心想，既然大自然让这片断崖状如千佛，浑然天成，我便顺其自然，开窟造像，成其功德。于是，乐僔在莫高断崖前住了下来，一边坐禅修行，一边在峭壁上架空凿险，建造石窟。在乐僔的不懈努力下，多年以后，终于在莫高山上建成了第一个窟龛，莫高窟自此创建。

同样是在十六国时期的某年某月，我们找不出确切的时间，只知道是在乐僔到达莫高窟许多年之后的某一天，法良禅师风尘仆仆来到敦煌。和乐僔一样，历史没有留下他的生卒时间，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只把他的名字永远地和乐僔与莫高窟写到了一起。

和乐僔一样，法良从东西游。不知走过了多少名山大川，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他依然执著地前行，寻找心中那方清净的修行之地，思考佛法的真谛。这一天，他来到莫高窟崖前，看到了乐僔开凿的佛窟，震惊不已。不仅仅如此，他同样看到了莫高窟状若千佛的奇景，甚至更为奇妙的景观。史料只用了四个字来描写他眼前的画面，即“多诸神异”。我们不妨展开联想的翅膀，一起飞到那个一千多年前神秘的世界。

巍巍莫高窟，伴着五色的霞光，幻化出万千金佛，不只是法良，即使是我们，也会深信不疑这就是佛祖指给我们的圣地。法良毅然决定留下来，他是禅师，在这里坐禅可以称得上最为殊胜了。他就在乐僔窟旁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二个洞窟，可能只是个很小的禅窟，仅供坐禅用的那种小窟。对于他，这就够了。

从此，这里的僧侣、香客、朝拜者络绎不绝，人们纷纷在这里建寺、开窟、造像，规模越来越大。西晋时，这里曾称“仙岩寺”，十六国前秦时正式名为“莫高窟”。法良虽然不是第一个在此开窟的人，却与乐僔一同被尊为莫高窟开窟的鼻祖，故后人称莫高窟“乐僔、法良发其宗”，“伽蓝之建，肇于二僧”。莫高窟一千多年的传奇，就由乐僔与法良这两位平凡而坚定的僧人开启……